

能給你溫暖， 我不怕麻煩

Not afraid of Trouble to Bring Warmth to Patients

■ 文 | 范家麒 臺北慈濟醫院急診護理師



手心向下，施比受更有福。

有智慧的母親，從小就這樣教導我：「其實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比你想像的多，如果願意，可以讓你的力量幫助到很多需要的人。」

母親是一個溫柔堅強的女性，不僅是慈母也是嚴父，在她的照護以及教養下，得到完善的愛。是母親的影響，讓我思考要如何付出自己去幫助需要的人，總覺得護理是一個神聖莊嚴的工作，於是我在基測分發時，選填護理，也如願進了馬偕專校，開啟護理人生。



五專生活是如此樸實且枯燥，一本比一本厚的書冊，沉沉的課業，除了課程，最重要的是實習，實習照顧過被安養中心送來還接著氣切管路隨時充滿濃痰的爺爺、來異鄉生產的韓國媽媽、身心科病人、社區家訪遇見的退休奶奶……等，看著病者逐漸康復的感動是無法言說的；實習體會到這種比任何實質的東西都還珍貴的成就。

本以為五專畢業後會直接進職場成為護理熱血青年，但我卻在升學這條路上因為沒有考到理想目標，也不想讀外縣市的學校而成了護理逃兵，逃去了與護理八竿子打不著的妝品系，學了化妝、考了證照、出國當交換學生拿幾個獎牌，繞了一大圈，最終還是回到了臨床。

2016年10月才總算到了臺北慈濟醫院急診室報到，開始菜鳥護理師的第一份正式工作。

因為離開護理領域太久，新人期充滿不安惶恐，且急診室病人的變化瞬息萬變，深怕自己做不好害了病人或拖累臨床的夥伴，所幸得到許多學長姊的包容與保護，挺過了試用期，開始我獨立的日子。



「急救室有病人！OHCA！」檢傷學姊的聲音在吵雜的診療室格外引人注意，隨即映入眼簾的是病床上小小身軀。稚嫩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，衣服宛如潑墨染上一片鮮紅，嘴角還留著未乾的血跡，胸口隨著胸外按壓上下起伏著。「他說不舒服，剛剛吐了一口血就沒有意識了。」媽媽眼眶轉著淚水向醫師哀求，「請救救我的孩子！」

到院前心跳停止，急救持續著，但小身體的主人仍然沒有一點脈動一絲呼吸。「加油！爸爸來了，在這裡！」闖進急救室的爸爸在床邊呼喊，

學姊趕緊陪伴爸爸到急救室外等候。醫療團隊用盡所有力氣和死亡拉扯，心電圖上最終還是呈現出筆直的一條線，家屬決定不再讓孩子受苦，讓孩子好走，宣告到了生命終點。

「護理師，可以幫他換衣服嗎？」微小哽咽的聲音來自媽媽，左手提著一袋衣服，右手拎著一雙鞋。「媽媽，還是我們一起換，好嗎？」媽媽點點頭，我帶著她到床邊，拿了幾條治療巾並打了盆溫水，準備幫孩子擦拭身體。

那是我的第一個小兒急症個案。孩子那年七歲，因為先天腎臟缺損，本該充滿歡笑愛吃糖果的年紀，被兌成一次次往返醫院的複診檢查，幼小纖弱的雙手布滿打針後的瘀傷、孔洞。脫去被血染紅的外衣，媽媽仔細擦拭孩子的身體，「寶貝，我們不痛了。」聲音滿是溫柔不捨。擦整乾淨後，幫孩子換上衣裝穿上鞋子，看起來像是睡去般，平靜安詳。「家屬可以進來了，可以跟弟弟說說話。」我請爸爸和哥哥進來陪伴孩子的最後一段。我帶上床簾離開床邊，把空間留給他們。床簾裡沒有悲愴的哭喊，「弟弟你睡一下，等休息夠了，再回來找媽媽。」一家人在床邊道別，等候往生室人員前來引導。離開急救室前，孩子的爸媽向我道謝：「護理師，謝謝你讓弟弟乾淨的離開，謝謝。」

在臨床打滾了四年，當初的小菜鳥已經能獨當一面。護理是一門技術，只要肯做肯學，時間久了自然能上手，成為某某哥、某某姐、某一針，但這份工作不單是熟悉臨床、提升技術的精確度、診斷的熟悉、或是一字不漏的說出書中的知識，我認為在病者身上學習以及與病者溝通才是真正的護理價值。或許幫大體更換衣服是無意義、自尋麻煩的事，因為當往生室接手後會再次整理遺容；但如果更換衣服後，家屬可以感到欣慰，那便不麻煩。我的臨床導師告訴我，在幫助病人緩解病痛的同时，不要忘記家屬也有一顆焦急的心需要照顧。如果親人生病就已經心亂如麻，那面對家人離世的悲傷家屬，是不是更需要我們幫助？只是多做一點，卻可以讓家屬在親人離去的當下，擁有更多的力量和溫暖；只是多做一點，在病者的眼中，比我們自己所想的還要能夠帶給人溫暖。☺